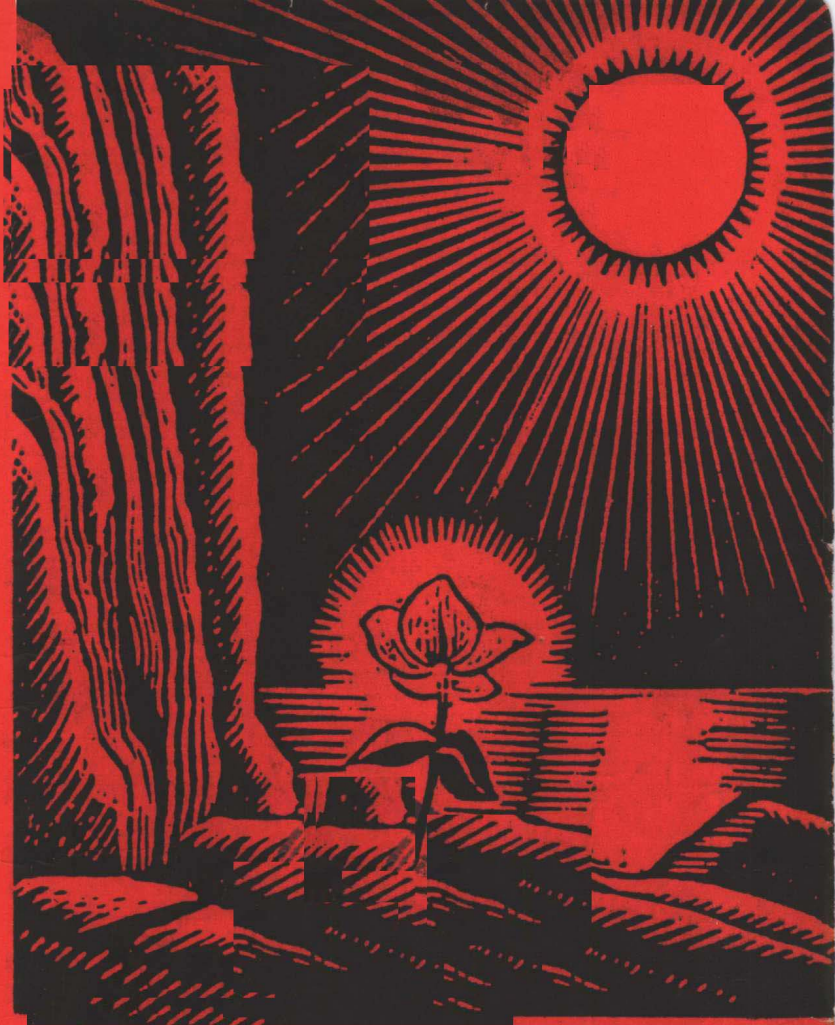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血染凝辉花

王恩充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花 輝 凝 染 血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72号

**血染凝辉花**

王恩充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5印张 2插页 224千字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\*

ISBN7-5059-1800-1/I·1239 定价：5.60元

## 貂裘换得金鸦嘴 种药南山待太平

——陆 游

### < 一 >

常言说：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”但在三十年代日寇统治下的北峰城，还应当改为“无福可至，祸必双行”，才切合实际。

宁子舜大夫的老生子、宁氏夫妇的掌上明珠，五岁的小霏子，两天前突然失踪了！全家三口象泡在滚油锅里熬煎，如睡在针毡上辗转！那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晴天霹雳祸从天降！日本鬼子的魔手竟向他这位负伤休养，“不问政治”的医生、学者伸了过来；东洋法西斯的铁蹄，向北峰城的“世外桃源”践踏了过来。好一封笑里藏刀的聘请信！要么去当为虎作伥的汉奸——少佐医学顾问，要么就犯了“抗日反满”的弥天大罪，其后果不是枪崩就是砍头或者用刺刀穿个透心大窟窿。

隐居五年的宁子舜暗自实行着“三爱二不”主义。即一爱贤慧端庄知书达理的妻子惠云秀；二爱聪明伶俐天资过人的老生爱子小霏子；三爱由他一手培植其貌不扬的“凝辉花”。那么“二不”又是什么呢？这就是：一不做违背“人道

主义”的事；二不做出卖人格沾污灵魂的人。

木有根、水有源。要是没有荒村司令的“约法三章”，也就没有宁子舜医生的“三爱二不”主义呢！

五年前，宁子舜在岗甸弯疫区大难不死，侥幸回到北峰城后，日满当局对他这位一事无成的光杆司令——防疫医疗队副队长（队长是北峰城厚生署长刘庸兼任，从未去过疫区）特别重视，颁发了一张上方中央印着“康德”皇帝照片、两边交叉着“满洲国”旗，其中赫然大书“日满协和劳苦功高”的金字奖状。外加一叠刮刮响的五百元“大头”票——奖金；一叠崭新的五百元“绵羊”票——养伤费。还特别恩准他长期在家养伤、恢复体力，内科主任的薪水照领。还有更实惠的哪：当局为了优待这位“献身协和”的“有功”之人，除了照例配给应得的高粱米、杂和面外，又特意配给面粉五斤、大米五斤、食用植物油一斤、食盐一斤、煤油半斤、火柴两盒。对于宁子舜养伤恢复期间所需药品敷料亦尽量满足……好家伙！在日满统治下的北峰城，能受到恩遇的平民百姓能有几个，真可以说寥若晨星！可是鬼子不是傻瓜，不是放下屠刀的神佛，更没有奉行宁子舜身体力行的“人道主义”，所以他们紧跟着就是以“威”相加：制定了一个与崇高的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水火不相容的“约法三章”，如果胆敢违抗，即以“抗日反满”论处！天哪，这使人毛骨悚然、不寒而慄的四个字意味着什么，在沦陷了的东三省那是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。哪三章呢？

一、宁子舜一家不得擅离北峰城日军警备司令部辖区；一切人员信件往来，警方可随时检查。

二、为了日满亲善、相互提携，所有居民在晚十一时前

不得关门闭户。宁子舜亦须照此执行。

三、凡日满官员、眷属患病，须宁子舜诊疗者，必须在一个小时内赶到，不得推迟敷衍。

上述这些“先礼后兵”的措施。是国立北峰城医院院长赵一芳传达的。对于荒村司令的委托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院长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一趟，虽然明明知道要碰钉子。

赵一芳原是奉天医专的教授，是宁子舜最敬仰的老师。十八年前因和校长意见不合，便回到故乡当了院长。临行前非把他的高才生、留校当助教的宁子舜，拉到北峰城医院担任内科包括传染科的主治医兼主任，成了医院的台柱子。他俩虽是师生关系，但又是志趣相投的忘年之交。他对这位高才生、密友是相当了解的，甚至闭起眼睛也能看见宁子舜的言容笑貌：中等偏上的个子、清瘦白皙的面颊、宽而饱满的额头。尤其是那双聪慧有神的眼睛，即是戴了副眼镜，也未能稍减那敏锐的光芒。多么奇异的眼睛！莫非宁子舜就凭借着它，透过人体的肌肤屏障窥察洞悉了复杂的五脏六腑、血液、神经？“难怪他的分析准确诊断精妙！”其实，宁子舜不仅医学上出类拔萃，而且诗文书法颇有造诣。为了查阅国外医学论著、文献、撰写医学论文，使自己更加充实，他刻苦学习，终于对英、日两种文字能够运用自如。这位具有学者风度的宁子舜，善良、宽厚、深沉象一泓明彻洁的秋水；刚强、正直、嫉恶如仇犹如一团燃烧的烈火。他在多篇随感、论文中明白无误地表明：他之学医就是为了实现人道主义理想；要为人类的自由、平等、博爱而献身奋斗。他对志同道合的人，可以捧出跳动的心！对看不惯的人，不仅“敬而远之”、不屑为伍，而且还会嗤之以鼻，使对方处于尴尬狼狈的境

地。当年赵一芳院长就碰过这样的钉子。

赵一芳的哥哥赵一芬有一个宝贝儿子赵梅祖，从小娇生惯养不知读书，成天好吃懒做、游手好闲。长此下去如何得了！于是就借叔叔的面子，“考”上了奉天医专。

当赵梅祖穿着长袍马褂、礼帽皮鞋、气宇轩昂地跨进学校时，人们都为他这副尊容掩鼻而笑了。这位仁兄才二十瑯的年纪，就在平塌的鼻子下面蓄了一溜胡子。他那由几块横肉组成的短宽方脸，颇象一个“日”字，这撮黑胡就是中间的那道平划。稀稀拉拉的眉毛下露出一条猪眼似的裂缝，豆粒大的黑瞳仁无目的地胡乱转动，闪现出骄淫和愚蠢的光。别看此人头脑简单但块头都很发达，走起路来挺胸突腹、左右摇摆，活象一只鸭子。

他见好多的同学在围观他，象欣赏一只稀奇古怪的野兽，并不在乎，一脚踏在课凳上，一手扯下礼帽扇着风。他向人们打了个哈哈，大声喂喂：“这天，真他妈的热！还说是‘亚寒带’呢！他妈拉巴子，书上净糊弄人！”他本来想卖弄几句，但却引起一片哄堂笑声。可是他都认为这是同学们对他多才博学的赞赏，又引经据典的讲了起来：“哼，牛屁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，要是兄弟我学会百步穿杨的本事，就学娶嫦娥的后，后，后……”他实在不知道“羿”字的念法，只好拍着后脑瓜说：“你们看看，我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后什么来着？对，是嫦娥的后老公？就这么一箭射下狗日的毒太阳！”在场的宁子舜恭恭敬敬地走了过来，鞠了一个九十度的深躬，揶揄地说：“哈，这位仁兄，你一定是走错了门！你应该到讲武堂习枪弄棒，然后驰骋沙场当血染战袍的将军，再讨一个嫦娥似的美人！”人们的笑声更欢了！赵梅祖不以为

耻反而认真的说：“兄弟就是专来学医的，挣它妈的一个‘医官’当当，也同样的吃香喝辣！没走错门……”人们笑出眼泪笑痛了肚皮。宁子舜也流了眼泪，但不是笑出来的，这样的人能振兴医学事业？能为人道主义献身？真滑天下之大稽！地地道道的纨绔子弟！让他学医真是对医学的亵渎！唉，我要是校长，明天就请他卷铺盖。

果然不出宁子舜所料，这个一心想当医官的赵梅祖，平时吃喝玩乐经常去北市场鬼混，偶而碍于叔叔的脸面也进入课堂应景。但因为精力不济便瞌睡打盹甚至鼾声如雷。为了表明他在认真听课，也闹了几则笑话。一次，教师讲到人体的心脏都偏在正中线的左侧时，这位仁兄，突然抬起脑袋，用衣袖擦了一下嘴角上的“哈拉子”，接着大张其嘴“噢——呼——呼”打了一个“呵欠”，然后拍了一下课桌站了起来，向日本籍讲师大兴问师之罪：“喂，且慢！我说，古今中外、汉满日本，谁敢说人心都偏！你误人子弟该当何罪！”全场哗然大笑，讲师哭笑不得。其旁的宁子舜挖苦地说：“当代的嫦娥老公，心脏偏不偏且莫要说，你的箭倒射偏了！”

听了宁子舜一席话之后，赵梅祖竟直着脖子说：

“小日本医学再发达，也不能信口开河，糊弄咱们中国呀！”

“巴格！放屁！谁糊弄你们是那狗啦！”一个低胖的日本籍学生尾坂，倏地跳起来，狠狠一拳向赵梅祖打来。赵梅祖虽然知道事情不妙，但为了自己的体面，也不甘示弱挥拳还击。顿时教室一片混乱……二年的基础课完了，这位仁兄还不知道人体有几块骨头！学校当局只得勒令其退学。“不打不



成交”，赵梅祖卷铺盖离校时，臭味相投的尾坂，依依不舍地将他送上火车。

三年后，赵一芳回到北峰城当院长，又把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宁子舜带来医院工作。

一天傍晚，宁子舜正在灯下伏案读书，忽然赵一芳叔侄二人推门而入。“士别三日应刮目相看”赵梅祖似乎变得规矩了文雅了。他是专来造访叙旧的。在学校时，宁子舜对这位“半截子”同学就格格不入，来北峰城后亦风闻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，仍然不务正业、胡作非为，就采取了避而不见的态度。而赵梅祖也深深知道，宁子舜清高、自负、言语带刺，和他交往毫无油水可捞，从来没有叙旧的打算。

碍于赵一芳的关系，宁子舜尽量抑制住对赵梅祖的讨厌，挤出一丝笑意，虚于应酬。寒暄过后赵梅祖突然压低声音神秘地说：“喂，老同学，我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啦！我还要学医，前些日子，我到了奉天府，埋头苦读了半年，补考合格，挣来一张这玩意儿！嘿嘿。”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精致的毕业证书让宁子舜观看。“祝贺你！老同学，这可是千金难买啊！”赵梅祖一撇嘴便泄露了天机：“千金？唔，用不了，只花了区区五百……”听见叔叔大声干咳，他立即停止了话头，“我改邪归正啦，学医不是为了当官做老爷、不图穿绸挂缎、不为吃香喝辣，只是不叫咱中国当“东亚病夫”！宁子舜听了也激动了起来：“哼！这是对我中华民族的污蔑！是对自由、平等和人道的侮辱！我们只有振兴医学才能洗耻雪恨、强国强种……”赵梅祖得意忘形地嚷了起来：“是呀是呀！英雄之见相同，他妈拉巴子的，谁敢说一句东亚病夫，我给他一个‘黑虎掏心’！”宁子舜不禁皱了一下眉头，眼中闪出一丝嘲

讽的光。坐在一旁的赵一芳又咳嗽了起来，“梅祖，你们年轻人，还是莫空谈国事吧，说学医的事吧，你没有听过‘宁当良医、不当良相’这句话吗？”赵梅祖接过话头：“当良医，熬我个头发白，咱等不及，得抄近路，所以就来求教老同学了！”宁子舜连忙说：“本人才疏学浅，何言求教。”赵梅祖倒扭怩了起来：“老同学，听叔叔说，你写了两篇毕业论文，第一篇就得了‘学位考察组’的……”他不知措何词才能恰当表达。赵一芳出来解围：“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学者教授的高度评价，第一个授了‘学士’学位。”赵梅祖接着说：“你第二篇论文还没露头，今天我……”叔叔又替侄子说出恰如其分的话：

“特来拜读学习求援！子舜，你不会拒绝吧！”宁子舜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从书箱底下取出一沓用中文和英文誊写的论文稿纸，双手递给赵老师：“请指正！这篇立论虽新但数据不足，且分析亦较浅薄，所以我一直不敢公诸于世。”赵梅祖一把将论文稿从叔父手里夺了过来：“不就是一篇文章嘛，何必如此小题大作！江湖膏药有几家是真的！哈哈哈哈哈！”宁子舜怫然不悦：“老师！他这是什么意思？简直岂有此理！”赵一芳瞪了混蛋侄子一眼，颤抖着声音：“梅祖，你未免太无礼太放肆了吧！来时你如何对我讲的？还不赶快向子舜道歉！真是孺子不可教也！”赵梅祖似有所悟，涎起宽脸笑了一下，“我只不过跟老同学逗逗趣，开个玩笑嘛，他就翻脸不认人，端起了名医的架子，发起了名士的脾气！”宁子舜不无怒意的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的确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陪着你开玩笑。如果你……”。“没有兴趣！”赵梅祖以施舍者的神气，从兜里掏出一摞崭新的“大头”票，用手指头弹了弹，使它发出一连串诱惑人心的声音。“哈哈，事业、时间、兴趣？这‘主义’那

‘主张’说来神圣，听来高尚！可，人生在世谁不图吃的香，穿的阔，住的排场，行的美气吗！他显得慷慨大方、毫不在乎的将整叠钞票扔到宁子舜的面前：“喏，一千元！敬请笑纳。”那神气就象把一枚铜元扔给乞丐似的。坐在一旁忧心忡忡的赵一芳象听见炸雷一般，心猛地跳了一下，忘记了事先约定的咳嗽暗号，替侄子着急。这个骄横无知的大傻瓜！就想凭钱买到科学论文吗？你烧香也不看庙门。宁子舜感到一股热气直冲脑门，刚想拍案而起拂袖而去，但旋即一个念头涌上心头。他满脸贪婪相：“啊！一千元！一个主治医一年半的薪水！能换一台六成新的显微镜”赵梅祖见此情景，更是忘其所以，两臂交叉在胸前，斜着眼撇着嘴说：“咋的？太感兴趣吧！有钱能使鬼……”他把即将冲口而出的话咽了回去，虽然没听到叔父的咳嗽。他叔父本来是不来的，觉得宁子舜根本不会干这种勾当的。其实他对侄子这不正当的作法也是不赞成的。可是一心想当“医学博士”的赵梅祖却死搅活缠，甚至跪了下来，他就硬着头皮来了，但再三告戒，要见机行事，以礼相待，行动不敢鲁莽造次，说话要讲礼貌分寸。千万不能触伤宁子舜的自尊心。他强调：如果能顺了宁子舜的心，合了宁子舜的意也可能不用分文便可取得论文，否则必将乘兴而来扫兴而归！两人商定：叔父只要大声咳嗽，侄子必须停止谈话或改变内容、方式和口气！但赵一芳却没有咳嗽出来。一开始又气又急忘记咳嗽；现在又惊又怪也忘记了咳嗽。他看见宁子舜那种又惊又喜的神气，不禁喟然长叹：“真格是金钱万能呀！想不到平时大讲清高骨气的子舜，竟然如此俗不可耐！老夫的耽心真是杞人之忧了！”他对高足的堕落感到惋惜。他宁不要亲侄子的博士帽，也不

愿看到学生宁子舜情操的沦没！耳畔又传来赵梅祖那粗野和心满意足的笑声：“老同学，我打开窗户说亮话吧，早就回到东京的尾坂同学，来了封信，邀我东渡留学，用不上三年五载，准捞它一顶博士帽！我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！”他鄙夷地用手摇着论文。“就缺这么三十页白纸，所以就不惜巨资……”宁子舜的眼里放出愤怒的光，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，接着赵梅祖的话茬：“想用高价收买这张废纸！”，“对呀！这样我有了名，你也得了利！真是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乎！”赵梅祖高兴非凡“哈哈！”宁子舜仰天大笑，然后转身注视着赵一芳。“赵老师，你不仅是我的医学老师，也是我处世待人、修身养性的老师，你看这个交易能否做得？请不吝指教！”赵一芳被这问话弄懵了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只是嗫嚅着用模棱两可的话说：“这，这……你，你就凭良心办吧，我，我……”宁子舜大声说：“谢谢老师指点！良心！对良心……”利令智昏的赵梅祖摇头晃脑地说：“良心？几文钱一颗良心？当然你得凭良心！不是叔父器重你，能当上主治医能住上宽大的住房？一个月一袋洋面，你能……”赵一芳急剧地咳嗽：“还不住口！听子舜说！”宁子舜一把从赵梅祖手里抢过论文稿，“嚓嚓”撕成粉碎：“赵梅祖先生，钱，可使鬼上树，但却买不走我的良心！对不起，请吧！”他用手指着门。赵梅祖圆睁着两只小眼，半张着嘴尴尬地站在那里象一根木头樵子：赵一芳的脸在热辣地发烧，但心里却踏实宽慰得多了。还是原来的宁子舜！

……此事虽过去十六、七年，但他还记忆犹新。今日受命荒村，会碰到什么呢？

## 〈二〉

荒村司令提出，用豪华的小汽车送赵一芳去宁宅，但遭到有礼貌的拒绝。他仍然坐自己的黄包车。

虽然是“小雪”时节，但地处塞北的北峰城，已经下了三场大雪。今天，虽晴犹阴，一忽儿微弱的阳光透出云层，一忽儿又飘洒着零星小雪。老院长身穿旧皮袍，围着长长的围脖，但并不觉暖和，苍白的瘦脸上，只有鼻头是红的。

昨天下午他得悉宁子舜脱险归来，就急着来宁宅看望、慰问，叫老荒村插进这么一杠子，象兜头浇了一盆冷水，不仅不急于要见，反而觉得越推迟越好。人们都有这样的感觉，急着要办的事，急于要去的地方，时间越慢路程越长；不想办的事，不急于去的地方，只一转眼就到了。这不，他的心思还没想完，黄包车就到了宁宅的大门了。

宁子舜现在的住宅，就是老院长赵一芳的宅院。相传，他的曾祖父的祖父，曾在明朝当过五品黄堂，退居园林后，就在北峰城南五里之遥的这块地方，盖了这么一座私邸大院。这个幽静的所在，经过三百多年的沧桑变化：修筑铁路，建立了作坊、工厂、商店、居民的逐渐增多，居然变成了热闹程度略逊于市区的郊区了。

赵一芳兄弟两人。大哥赵一芬民国一成立就领上老婆、娃娃回赵家屯当“耕读传家”的乡绅去了。这座宅院就成了赵一芳的家产了。老院长回峰城不久夫人就病故了，唯一的儿子和白俄姑娘结婚后，在哈尔滨不回来，他住在医院小楼办公，生活也很方便。因此顺理成章，赵一芳将这座虽不

豪华但却典雅的宅院让给他的高足、台柱子宁子舜居住了。这里距医院较远，步行上班得用一个钟头，但宁子舜买了一辆“铁僧帽”自行车，以车代步只需十五分钟就可到达医院。所以双方都满意。

这座旧式官邸坐东向西。北峰河的支流汀溪就在其旁环绕北去，不到半里就流入北峰河。往南眺望南岭峰重峦叠嶂郁郁葱葱。这里山明水秀风景如画。难怪宁子舜一到就雅兴大发提笔挥写了“塞北桃源”四个行书大字挂在大门的门楣上。这块墨写的木牌匾额，经十多个春秋的风吹日晒，“塞北”二字已经浸蚀褪色，字迹模糊，但“桃源”二字都因其上有完整的檐瓦遮掩，依然清晰可辨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人规定，住户门前必须标明姓氏。宁子舜为了省工省事，就在书写“塞北”的空间，顺手书写了“宁宅”二字，于是乎这座宅院就成了“宁宅桃源”了。三百年前的“朱门”已油漆剥蚀，如果不是有铁页包边，恐怕早就散架了。绕过照壁就踏入用青砖砌铺的五丈宽七丈长的天井，南北两厢各有三间古色古香的瓦房。

按照以北为上的传统习俗，宁子舜和夫人惠云秀住北房；大儿子宁霖在未回关内老家前和女儿宁雯各住一间南房。院井东头中央有一个拱形月洞门，十字花墙的两侧各跨间半东房。平分秋色：北边的房子是宁子舜书房兼会客室，南边的房子就成了儿女们学习、活动的俱乐部。通过月洞门就是后花园了。过去的假山、鱼池、亭榭、栏杆遗迹犹存。但因宁子舜工作忙、事业心强，没有心思和工夫去养花种草、临池观鱼，昔日繁花锦簇、曲径通幽的胜地，而今却是一片荒芜。后园的东北角还有三间低矮而宽敞的茅屋，据说是

专门为两个朝鲜族园丁建盖的。现在它已成了宁子舜一家存放杂物的仓库了。

虽然赵一芳已半个世纪不在此院居住，但毕竟是他的产业，他是了如指掌的。

赵一芳刚推开半掩的大门，十二岁的宁雯用手背揉着红肿的眼睛迎了出来。她和院长爷爷很熟，到医院找爸爸时，老院长只要见到她总是特别疼爱，把她领到小洋房里，拿出白俄儿媳孝敬来的糕点、糖果塞进她的手里。

“赵爷爷，您……我……”小雯低垂着头哽咽着。赵一芳想到宁子舜的不幸遭遇，惠云秀和小雯的艰难生活，老泪也夺眶而出。他扭过头去，迅速用衣袖擦了一下眼角强装笑脸。

“大，大姑娘啦，还，还哭鼻子？唔，爸爸呢？”

“妈妈刚给换完药，就一道去后园了！”机智聪明的小雯子把北房的门帘掀开：“爷爷请坐，我去端茶！”说罢便出去了。

虽然宁氏一家遇到如此大的变故，惠云秀还得侍候婴儿，但整个房间仍然收拾得窗明几净、井井有条。当年赵一芳叔侄就在这里“大触霉头”被宁子舜“驱逐”出去的。事后，他不仅不怨恨宁子舜，反而更加喜爱和器重他了。他知道粗俗蛮横的侄子是咎由自取、罪有应得。但被奚落遭难的羞惭心情，使他不愿多踏进这间屋子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不争气不知羞的侄儿竟当了汉奸，因而他更不愿来了，要不是受命于荒村的话……唉……他为了转移内疚之情，就巡睃着这布置得体、中西合璧的房间：

中堂画是宁子舜六百年前的“老乡”息斋道人李衍的真迹“墨竹”。宁子舜曾风趣地对赵一芳说，他之所以珍爱这幅画，主要是因这位当过“集贤殿”大学士的李仲宾是“蓟

丘”人，看见这幅画就想起了生养自己的父母，想起了可爱的故乡。似乎看到了宏伟的长城，看到了波涛滚滚的渤海，看到了巍巍太行山！……爱屋及乌、见画思乡自然是原因之一，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呢？他虽然没有直说，但从那亲自书写的对联条幅中，就可悟出其中道理。

“潇湘淡雅洗尘俗，劲节清气满乾坤”。

在中堂东边的墙上，挂了一幅风格独特的《梦游桃源图》这是朝鲜著名画家玄洞子的力作，给“宁宅桃源”增添了浓郁的隐士气氛。中堂西边的墙上并排挂着两帧情调各异的油画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米开朗琪罗的著名油画《最后的审判》。另一幅是德国人文主义画家丢勒的名作《苦闷》。最使赵一芳惊讶的是一帧草书横幅。端端正正地贴在书架的正上方。真是字如其人：苍尽飘逸风骨铮铮！他凑近一看原来是手写体英文短句：

*Freedom and love  
are dear to me  
My life I give  
Sweet love for thee  
Yet love I give  
For liberty!*

赵一芳唸一句英文，便口译成中文揣摸着语句中的含义。……生命固然很宝贵，我们就是以维护人类宝贵生命为崇高职责嘛！嘿嘿，爱情的价值比生命还要高！哦，这位老夫子居然对爱情评价如此之高！怪不得他对云秀相敬如宾举



案齐眉呢……莫不是这爱情是指他津津乐道的“博爱”？极有可能，唉，你要不讲什么“博爱”也不会到疫区受苦，差点赔上老命！荒村老儿也不会对你如此留意戒备……若是为了自由！！自——由！为了自由咋么啦？噢！两者都可以抛弃！为了自由可以把贵重的生命、爱情全不要了！我的老天啊！老荒村这“约法三章”正是和自由是水火不容的啊！看来我要在这里必定大触霉头了！赵一芳正在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时，宁子舜进来了，云秀紧跟在后，小雯子端着茶盘跟在妈妈的后边。

宁子舜微微地喘着气，以死里逃生重见亲人的特异眼神，瞅着他从前的老师如今的上司赵一芳。他的嘴角搐动了几下却不曾说话，只是漾起脸上深陷的皱纹做出欲笑犹哭的表情。赵一芳快步走来，握住宁子舜的右手下意识地摇动了两下，只觉宁子舜的胳膊颤抖了一下，旋而额头上就沁出豆粒大的几颗汗珠。赵一芳触电似的痉挛了一下，急忙松开手，用忧伤还歉意的眼光打量着近在咫尺的宁子舜。哎呀！仅三个来月他就变了！简直判若两人，苍白、憔悴、衰弱，才四十二、三岁，两鬓居然斑白了！令他欣慰的是，宁子舜的眼睛一如既往：明亮、深邃、刚毅、自信。他的精神并未因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变故变得萎靡、颓唐、软弱！不，没有变！还是原来的宁子舜！但一股担心和不安象逐渐增强的寒流袭上心头：如果他使性子，执着于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的观念，拒不接受荒村大佐的“约法三章”，后果将是怎样？啊！“抗日反满”！这令人不寒而慄的四个字！荒村就以这个罪名杀害过多少中国同胞和朝鲜志士啊。子舜，子舜！现在的世道有何公理可言，只要不当汉奸、不出卖人格，你就采取逆来顺受、息事